續禮記集說

續禮記集說卷二十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王制

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爲御共供同

劉氏彝曰官謂王國所祿之士大夫言百里之內專以養鄉遂之民而教以三物拔其賢能以共王官用起政教以倡天下者也御謂王之鄉掌政教以御天下之諸侯言千里之內專以養天下之大賢大能用爲公卿上大夫以典其六卿之治以御八州之諸侯也

姚氏際恆曰百里以供官則過約千里以爲御則過侈皆非允當

姜氏兆錫曰此一節復申王畿班祿之義也其官謂供給王朝百官府簿書之具雜用之需爲御謂凡天子之服用　疏曰百里之內謂去王城百里四面相距則四百里千里之內謂四面相距爲千里去王城四面而各五百里二者相互也方氏曰以百里所出資百官之供疑若不足然卑者所稱不爲不足也以千里所出給一人之御疑若有餘然尊者所稱不爲有餘也且以近者與人則易給而無勞以遠者奉巳

則難致而有節百里內非不爲御也要之以供官爲主千里內非不供官也要之以爲御爲主愚按百里之內即周禮國中至近郊遠郊之地千里之內則盡王畿以內矣近郊遠郊當除宅田士田官田之屬其餘王畿當除家邑小都大都之屬而後以供官以爲御也

方氏苞曰凡祭祀賓客師田皆天子所御不獨服用也與周官大府頒財式法微異者記所述不獨周制也

任氏啟運曰王城止方九里內方百里爲國中二百

里近郊三里遠郊必兼遠郊乃四面相距五百里孔
說似非官官府文書之具財用之需御天子衣食之
奉乘輿之資以近輿人則易給而不勞以遠自奉人
則難取而有節此經制畿內之善也周禮關市之賦
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
稍秣與此畧同
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
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
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
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

二伯長上聲帥色類反卒子忽反鄭訓聚續萃孔讀卒伍之卒陳訓禦卒然之變讀猝從鄭爲長

彭氏汝礪曰千里之外已下以國之體統言八州已下以國之名數言伯卽取諸正正卽取諸帥帥卽取諸長之中八伯各有所統而又上屬於天子之老老謂二伯此先王盛時上下相維而可以長治久安也姚氏際恆曰王制皆剌羣言而作前後所言不必符合如上言畿外公侯伯子男此言屬長連帥卒正州伯不知又本何書而云故絕不相同陳用之曰古之官有常名有異名外而公侯伯子男此常名也及寄以連屬之法則爲屬長連帥卒正州伯此異名也此

曲說不足辨然州伯二伯則有之曲禮九州之長入于天子之國曰牧即此州伯也五官之長曰伯即此二伯也又詩周男召男及公羊傳自陝而東周公主之自陝而西召公主之之說即此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也鄭氏以州伯屬殷謂唐虞及周皆曰牧又以二伯屬周其謂周曰牧者據周禮云八命作牧也其以二伯屬周者據周禮云九命作伯也若然則須以殷之州伯屬于周之二伯斯可矣不爲笑資乎

陸氏奎勳曰公羊傳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

召公主之按東地廣陝西地狹方伯連帥之屬烏能適均召公曾爲西伯周公則從未爲伯東伯當屬太公太公没而魯公伯禽繼之此費誓所由作也

姜氏兆錫曰此一節復申侯國班爵之制也方伯即州伯其下卒正連帥屬長並爲所統總之爲設方伯而已又總以二伯分主之者八伯各爲一州之伯即曲禮九州之長曰牧也二伯爲天子之伯即曲禮五官之長曰伯也此即春秋傳周公召公之陝之職蓋以上公分主天下之侯國也按此節周禮無文或曰籍去不可考如夏官小司馬之屬多闕職是也

方氏苞曰疏卒是卒伍州猶聚也俱未安卒疑萃字傳寫之誤或簡剝也分州以建國故揔所建之國而曰州不必別爲之義

齊氏召南曰左傳所謂五侯九伯服杜以五等之侯九州之伯解之是也鄭注拘泥太過遂至支離

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采音菜

孔氏安國曰采事也百里之內供王事不一

蔡氏沈曰禹貢侯服百里采卿大夫采邑所在

方氏慤曰千里外莫近於侯服而采又侯服之最近者莫遠於荒服而流又荒服之最遠者舉此則綏要

之服在其中

姚氏際恆曰按禹貢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綏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是謂五服洛誥有侯甸男邦采衛亦謂五服夏周服數之可徵信者惟此周禮職方氏以洛誥五服增蠻夷鎮蕃爲九服又大行人易蠻服爲要服以夷鎮蕃爲九州之外世壹見其餘六服每歲壹見故又有六服之名悉不足據此云千里內曰甸千里外曰采曰流甸采見于禹貢洛誥流則未聞其餘服又皆無之此或出他書或文有脫誤皆不可知可置勿論而諸儒必欲附會牽合

之甚無謂也其孰禹貢以解者鄭氏曰流謂九州之外禹貢荒服之外三百里蠻二百里流陳用之曰采則禹貢所謂侯服之百里采也流則禹貢所謂荒服之二百里流也侯服近故舉其內者則凡服之在內者可知荒服遠故舉其外者則凡服之在外者可知劉原父曰此據綏服居中而言內千里外千里則五服可知采亦當作菜聲誤也劉孟冶曰荒服之內有流王制自千里之外至于二千里之流其孰周禮以解者孔氏曰千里之外謂規方千里之外若于王城五百里之外以殷制言之中國方三千里耳采

取美物故曰采周則王畿之外面別三千里采取美
物則大行人六服所貢物是也馬彥醇曰均是采也
而周官之于貢有祀嬪器幣之異者有遠近之差也
巳上諸說皆于本文毫無交涉可不辨自明載之以
見牽附之謬耳又陳可大曰尚書之于六服或言侯
甸而不及采男衞或言侯甸男衞而不及采與此甸
采流同按尚書敘事之文故可畧舉以爲說記文摭
述典故安得亦爾此又曲說也
姜氏兆錫曰此一節復總申王畿侯國班祿之意也
禹貢甸侯綏要荒爲五服每服四面各五百里其爲

方千里王畿曰甸服總銍秸粟米各百里爲五等其外侯服百里采百里男三百里侯爲三等又其外曰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爲二等又其外曰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爲二等又其外曰荒服三百里畿二百里流爲二等方氏曰王畿千里之外莫近於侯服而采又侯服之最近者莫遠於荒服而流又荒服之最遠者舉此則綏要之服在其中矣按此節本禹貢與周禮九畿之服不同

任氏啟運曰甸出田賦以其官爲御者采采取方物以爲貢流流放罪人于其地采最近而流最遠此經

制畿外之法禹貢五百里甸服其外侯服要荒各五百里侯服之最近曰采荒服之最遠曰流國語邦內甸服其外侯賓要荒四服周禮方千里曰王畿其外侯甸男采衛蠻夷鎭蕃九州此千里曰甸則取國語周禮曰采曰流則取禹貢意故曰漢博士將以爲漢一代之制而實未行也

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彭氏汝礪曰此實漢博士斟酌建官之法欲以爲定制耳

王氏石梁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注獨引

明堂位謂夏官百非也

姚氏際恆曰鄭氏曰此夏制也明堂位曰夏后氏官百舉成數也按鄭以周官三百六十故不謂之周明堂位殷官三百故亦不謂之殷而獨謂之夏不知彼言百此言百二十而猶曰舉成數謬矣石梁王氏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註獨引明堂位謂夏官百非也按尚書周官乃僞書不足據且鄭未見尤失考　又曰按三公之名見于老子九卿之名見于考工記周禮不列三公正職惟散見之文中尚書周官列三公于六卿之前其九卿則周禮周官皆無之

而六卿則王制又兼之是九卿者或當爲周制也（以周禮周官皆僞而考工記乃周時之書也）後儒皆不識九卿主何官或謂合三少六卿爲九三少六卿見于周禮周官皆不足據又司徒司馬司空卽三公也不可又列于六卿說詳下節及古文尚書周官

姜氏兆錫曰此下三節復申班爵之制而此節言王朝之制也九卿謂三孤與六卿也不備言上中下士說見上下文按此節昏義篇亦如此與周禮之數不盡合

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

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彭氏汝礪曰小國二卿則一人兼三官之事大國欲其權不侔上故三卿皆命于天子小國欲其權足制下故二卿皆命於其君

姚氏際恆曰按前章云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則是小國亦有上中下之卿此云小國二卿與前牴牾後章云小國之卿一命此云皆命于其君與後牴牾蓋博士汎乘禮

文爲之故其言不同如此鄭氏曰小國亦三卿一卿命于天子二卿命于其君此文似脫誤耳鄭之意則不因與前後牴牾而云蓋執周禮言之也太宰職設其參傅其伍參謂三卿伍謂五大夫小國亦同故曰小國亦三卿也大司馬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命卿爲之故曰一卿命于天子也若是則據周禮以改禮記益妄矣又其于上叚天子三公既言夏制此處不得再言周制故亦不言爲何代制而孔氏不喻鄭意反從更之以爲夏制蓋以上叚天子三公鄭云夏制又以下叚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亦不合周

禮故也然又曰冢宰云設其參傳其伍鄭云參謂三卿伍謂五大夫周禮五等國悉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士與此同且曾子問是明當時周法而云國家五官則五大夫觀孔此說則又不能堅其爲夏制之說矣其矛盾又如此吁鄭孔過信周禮卽此以觀兩人周章回惑之狀亦可想見矣又鄭云或者欲見畿內之國二卿與此則無聊遷就之辭耳而宋儒乃以爲實然李氏曰畿外舉大國次國以見小國畿內舉上卿以見大夫陸農師曰小國二卿皆命于其君此非脫誤著畿內之國二卿耳上言畿外下言畿內亦互相

挾此二說殆又揚鄭之波也　又曰崔氏曰大國三卿者依周制而言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故左傳云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此是三卿也以此推之故知諸侯不立冢宰宗伯司寇之官也大夫何以五人謂司徒之下置小卿二人一小宰一小司徒司空之下置小卿二人一小司寇一小司空司馬之下惟置一小卿小司馬也故何休註公羊云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愚按何休又註公羊年公羊傳云天子有大司徒

大司馬大司空皆三公官名也諸侯有司徒司馬司空皆卿官也其說是第不能通其說于九卿五大夫之下故註襄十一年又有此說而崔氏從而附會之悉臆說也蓋天子三公爲司徒司馬司空九卿即如王制所言大宗大樂正司寇及曲禮所言六大五官之類若冢宰則三公兼之諸侯三卿亦司徒司馬司空五大夫亦如上所言九卿諸官但今不可明考其小國二卿五大夫以二司屬二卿餘一司亦大夫爲之不然三司當缺何一司乎大抵公卿大夫是爵三九等是數司徒等是官爵數自是爵數官名自是官

名凡司徒以下之官天子有之諸侯亦有之大國諸侯有之小國諸侯亦有之不若是諸侯無以為國矣第其爵數則有異耳自周禮以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平列為六官而古文尚書周官因襲其說至今遂不可動搖矣又周官以三公列六官之前不知三公即司徒司馬司空安得又為六官乎牧誓有司徒司馬司空即諸侯三卿後人第見侯國之官止于此所以又有諸侯無冢宰宗伯司寇之說皆是以譌傳譌者也吁周之官制散佚于他經傳間有可考者而自僞周禮周官一切淆亂之古義淪亡世人之

耳目蔽錮久矣其說並詳古文尙書周官又曰此文所言諸侯卿大夫似合周制但謂二國二卿與上小國之上卿一段謂小國有三卿者原自牴牾有謂大國三卿皆命次國二命一不命小國二卿皆不命夫諸侯之臣皆王臣命則皆命何獨以小國而不命又何獨以次國而一命一不命尤不無可疑宋儒曲解之有謂受命于天子爲隆受命于其君爲殺不知所謂隆者隆大夫乎抑隆諸侯乎自必曰隆諸侯也以其大國皆命而知之也然如是則天子得以操其權掣其肘反不若小國之黜陟自由矣命是舊命固非天子擇其人然

用其人則必請命于天子黜其人豈可謂之陞乎因亦然故曰二國不得黜陟自由此又有謂控制大邦優假小國者然聖人立制之初必不以機權待下如此此也皆非確義

姜氏兆錫曰鄭氏曰小國亦三卿一卿命于天子二卿命于其君此文有脫誤臨川吳氏曰按上文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則小國有三卿當如鄭氏之說也二十七人之下脫其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二句錯簡在前今並正之此節又言侯國之爵也馬氏曰周官所謂設其參即三卿也傅其五即下大夫五人也陳

其殷卽上士二十七人也獨言下大夫者對卿而言
其實大夫有上中下之辨也獨言上士者對府史而
言其實士又有上中下之異也愚按周禮卿卽上大
夫次爲中大夫次爲下大夫而不言侯國卿大夫之
差今侯國卿之外皆下大夫似無所爲中大夫也然
前云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
下當其下大夫大國三卿之外乃又有上下大夫是
其所稱上大夫者卽中大夫而特變其文耳蓋對上
大夫之卿則其下之中大夫可稱下大夫而對下大
夫則其上之中大夫又可稱上大夫此馬氏所以謂

大夫實有上中下之辨與至其所謂士有上中下之
異者與臨川吳氏所定錯簡之説亦畧同但其意直
以二十七人爲有上中下而吳氏乃以上士二十七
人之外中下士各居其上之三分則意稍別矣
方氏苞曰篇首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
下士凡五等則五人皆下大夫也馬氏謂有上中下
似據左傳鄭子產謂公孫楚子晳上大夫女嬖大夫
然春秋時列國多僭制鄭伯男也而具六卿有冢宰
未可據以言禮疏謂士統稱上對府史而言府史非
士不得與士差分上下盡國中之中士下士皆命于

君故對鄉遂士之其長所自辟除者而稱上耳又曰此篇原繫下篇其下大夫後移置此篇篇首已分上中下爲三等而又云上士二十七人若不明著其數則不知二十七人中包三等之士故特表而出之示中士下士與上士各居三分之一則無多少差也若如注疏爲聘會之相當則當云其中士上士位各當其上之中下其義始明不宜言數言居且曰其有者正承上文上士二十七人而言其中又有中士下士之別者爵等雖異而設官之數則與上士同也然則二十七人何以通稱上士也此爲朝廷之士對鄉遂

公邑都家之士而爲上也然則三等之國士介之相當何以不言也觀于卿大夫之相當而可得其差也小國二卿皆命于其君注謂小國亦三卿一卿命于天子是也周官太宰施典于邦國統曰設其參蓋國雖小而六職無一可闕非立三卿不能兼攝又以次國二卿命于天子差之則小國宜一卿得命也左傳晉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讓之曰不使卿鎮撫王室設小國無命卿則簡春秋以承王命將孰使任之蘵乃以鄭註周官三命受位謂列國之卿三命始有列位于王朝與此記相料舉不知康成註諸經不過望

文爲義各據一方非聖經賢傳安能義無不貫哉

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于方伯之國國三人

姚氏際恒曰據方伯者天子選于二百一十國之中而任之也其德隆其位尊矣乃以三大夫監之何與按書序大誥有三監之說舊以爲管蔡霍監武庚此得無取而附會爲說耶

陸氏奎勳曰叅霍叔監殷事屬可疑況八州八伯各用三人爲監乎此漢置諸侯相傅中尉之意周制無此

姜氏兆錫曰此節以監方伯之國亦王朝之爵也國

卽謂此也一州三人八州凡二十四人亦以佐二伯也按此節周禮無文說見千里之外設方伯節方氏苞曰漢儒以三叔監殷周官太宰職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尚書又云王啟監厥亂爲民故臆爲此說非先王之制也今爲一州之伯必忠誠素著威德眾孚而復遣大夫三人以監之漢唐英主當艱難倉卒之際且不肯爲而先王乃定此爲國典乎周官所爲牧五等國君也尚書以倡九牧史記武徵九牧之君登豳阜以望商邑則非八州州牧可知所監卽屬長監五國連帥監十國層累而上以至於

州伯是也梓材王啟監亦謂此至于三叔各有國號則非大夫明矣殷地廣大故建周親之國參錯其間武庚亂萌周公必預見之故使監察不得爲大夫監于方伯國內之徵

任氏啟運曰列爵之制皆以承天而理民也故德盛者位尊賢大者權重然居下難肆居上易驕一有不謹則無以理民而奉天職故位莫尊于天子而設四輔權莫重于方伯而設三監時時若師保之臨而莫敢有逸志武王封武庚而因殷舊法命三叔爲監意亦如此說者不察而以爲伺察之私掣肘之術夫豈

知聖人意哉

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

黃氏震曰內諸侯使其有地則權移於上而人主孤外諸侯不使專其國則藩屏無助而人主亦孤

葉氏石林曰內以世祿爲主而賢者亦得世爵外以世爵爲主而不賢亦止世祿

姚氏際恆曰縣內諸侯世祿而不嗣位外諸侯得嗣位鄭氏分縣內諸侯爲賢外諸侯爲有功其說是但縣內諸侯止屬卿大夫言復云大夫不世爵卽此且單言大夫不言卿矣孔氏乃謂畿內公卿大夫非也

公爵非有大勳勞者不得為如周召爲公雖留相王室自有封國子豈不嗣乎但記文內外諸侯之稱義本不甚明所以郝仲輿疑之曰畿內諸侯不得賜爵畿外諸侯享國繼世是使內臣不如外臣也如謂內諸侯不皆賢外諸侯豈盡賢乎書不得斯旨鮮有不如郝氏之疑者矣又曰又如內官世祿外官世爵先王不過揆天下之理與勢使之初不能盡計其後之流弊也而後儒於內諸侯不得世爵必舉春秋譏尹氏武氏仍叔爲說謂卿既世襲權移于下馴至三家專晉六卿分晉則內諸侯不世官之制先王防微杜

漸之意深矣不知此僅見得一邊若春秋以後外諸
侯侵削王室以底于亡不又是先王之疎耶宋儒解
禮全務膚辭蔓衍而不歸于理率此類也
朱氏軾曰畿內之地公卿食邑也畿外之地諸侯世
守也可見天子富有天下未嘗私其所有下節世子
世國即外諸侯嗣也大夫不世爵即內諸侯祿也兩
節通節爵祿之制
姜氏兆錫曰此節復總申王朝侯國班祿之意也畿
內采地爲王官食邑故曰祿畿外封國使其子孫世
守故曰嗣內亦謂之諸侯者公卿大夫視五等侯元

士視附庸故也

方氏苞曰仕者世祿蓋一世二世之世非世世予以田祿也三十年爲一世父爲公卿大夫則祿及其子爲止若世世予以田祿則無田可給而不得不世官詩稱曾孫蓋王子孫或公卿有大勳勞而賜以采邑非凡仕者皆得世有其田且變雅多宣平以後之詩或周制之末失也觀此記內諸侯祿外諸侯嗣則知公卿大夫之不世矣若世其田是嗣也天子縣內之諸侯則祿也俗讀縣字斷句誤註疏以稱縣內決此爲夏制非也縣之名肇自周官六遂中大邑也畿內

與侯國皆有之呂不韋作月令始云合諸侯制百縣以百縣與諸侯相對則秦以百縣爲畿內明矣曰制始爲此制也康成時猶近古故凡言古法後儒不敢輕易然經傳爲所蔽蝕者亦不少矣

齊氏召南曰此段疏甚明何不直云周制而橫生異議也

任氏啟運曰三代之有國者多則千餘歲少則數百年其先世皆有大功德于民民之戴之久矣非有大故自不可輕易若卿大夫自當選賢而用周末之弊卿大夫私據其邑并爵世之而賢者無祿於是朝多

不肖之臣秦廢封建爲郡縣于是長吏視官若傳舍視身若羈旅有仁賢亦必不能究之教之爲必世百年之計而民之視長吏亦如浮梗之適相値欲其親上死長必不可得矣

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卷音袞古本反

朱子曰天子之龍一升一降上公但有降龍以龍首卷然故謂之卷

彭氏汝礪曰次國之君謂侯伯卿六命出爲侯伯則賜鷩冕七章之次典命所謂以七爲節也小國之君

謂子男大夫在內四命出爲子男則賜毳冕五章之
服與服所謂以五爲飾也
鄭氏諤曰周禮言公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則知自
袞冕而上王自有服章無疑袞冕上之章服非日月
星辰而何則王服十二章明矣
萬氏斯大曰卷袞通袞以龍得名天子冕服十二章
自日月星辰而下而名曰卷者衣有龍章龍形卷然
尤昭著也上公王者之後得用天子禮樂故亦服袞
冕然自龍而下無日月星辰蓋與天子同袞之名而
不同其實天子之三公加一命得與上公同然此異

賜非常法也鄭康成據左傳三辰旂旗之言謂周以日月星辰畫旂而天子冕服止于九章考郊特牲云郊之日王建旗龍章而設日月明堂位亦云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是旂未嘗有星辰也左傳言三辰約畧之詞耳且龍亦畫旂如鄭言亦當不列於衣矣何以獨名袞乎愚於周官司服詳辨之

姚氏際恆曰鄭氏曰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周禮曰諸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按記文云三公一命卷者謂公本八命加一命則服袞也故周禮司服襲之曰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鄭因

信以爲周制其又云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者蓋因典命有上公九章衣服章皆以九爲節故以虞十二章之制去日月星辰杜撰爲九章以合之其說最爲乖謬世儒已多不信而辨之不更詳贅又曰按記文前以公侯爲大國伯爲次國今又以侯爲次國亦參差

朱氏軾曰小國五命次國七命大國八命而有九命者三命公出封君賜特加一等服卷人臣之榮于此已極無可復加矣草廬論最當

陸氏奎勳曰此兩條乃周禮司服典命二職而語亦

不盡合

姜氏兆錫曰此下二節又申班爵之意而此節言王朝之爵也制三公者謂三命公服之制也天子之三公八命亦服七命之鷩冕加一命則出封大國爲上公而服九命之袞冕若此外更有加益則雜記謂之袞衣出而特賜而已豈命服之常制哉所以然者以人臣之爵至九命而極也次國之君七命天子之卿則六命小國之君五命天子之大夫則四命封國不言大國王臣不言卿以下者省文也詳見周禮典命

齊氏召南曰周公三公也詩曰我覯之子袞衣繡裳

則三公袞冕矣但周公是九命者其餘八命之三公自台驚冕以此經文推之可見疏据射人有執璧之文遂謂當與子男同服毳冕非也天子之卿視侯况三公乎

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

湯氏三才曰以地言則侯從公爲大國以命服則侯從伯爲次國

姚氏際恒曰鄭孔以上三公次國之命小國君合于典命以爲周制又以此小國卿之命不合于典命以

爲夏殷制夫均此王制之文也倏而言周倏而言夏殷所謂雖童稚亦不信之矣陸農師謂周禮小國再命此云一命蓋言畿內小國之卿如此與上小國二卿皆命于其君同鄭氏謂或者欲見畿內之國二卿與是也李氏謂大國所謂諸侯之國小國則所謂庶方小侯之國此二說又欲牽合周禮而强同之蓋亦巧言之儔也

姜氏兆錫曰此節言侯國之爵也方氏曰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則知次國之卿再命而下卿一命也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則知三等之國其大

夫皆一命而已大國對下卿而言卿專言上卿中卿
也小國特言卿通言諸卿也按此節與周禮典命不
合而與前文上中下之所當者亦不同未詳其義蓋
此篇掇拾煨燼其義之不可得詳者多矣
方氏苞曰作王制者各述所聞或參以巳意註疏必
以周官之法求之其不合者則推而屬之夏殷皆無
稽之辨也但學者宜知先儒于經傳內一字一句必
編考羣書以求盡其義類亦可以破學不思之習
任氏啟運曰外諸侯命數奇君陽也內諸侯命數偶
臣陰也三命亦奇得爵士者㝵無嫌也

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姚氏際恒曰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其實自任事以後即爵之爵之斯祿之矣然後之辭以見慎重之義不必泥定爲解孔氏疏檀弓仕而未有祿者引此位定然後祿之之文爲證不知彼言仕而不受祿者如所謂賓師之位若平常之仕無祿何以勸士乎爵之通卿大夫士言陳可大第謂爵以一命之位其說淺陋拘狹亦誤泥其辭而云然耳

姜氏兆錫曰此下二節復總申班爵祿之意也論猶

論秀之論謂考詳其行藝也辨之言明猶定也任猶勝也士猶仕也此條論材爵祿與周禮相表裏義見後司徒司馬諸官

李氏光坡曰上言制爵祿之事詳矣此言所以得賢而爵祿之道也

爵人與朝與士共之刑人于市與眾棄之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

邵氏寶曰有心死之是謂故死有心生之是謂故生故死傷于仁故生傷于義好生者聖人之德而此弗

故生棄之至矣雖然弗故生亦弗故死亦天地之心也

姚氏際恆曰爵人刑人二義卽孟子國人皆曰賢皆曰可殺之意士亦當爲衆此特變文耳實作士字解便滯示弗故生也疑有脫誤字似謂不欲其生也又曰鄭氏謂不畜刑人屛四方卽虞書五流五宅周則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按公家不畜刑人與公羊傳君子不近刑人之說同自是正論此謂周制無疑周禮則以刑餘戮辱之人分屬五者之守最爲乖謬此春秋侈肆

之主所爲豈可爲法然亦偶用之不一一盡如周禮云也至謂此以周以前之制夫云士遇之塗弗與言且屏之遠方不欲其生其嚴絕之如此此周家乃悉取而置之宮苑關津積貯要地不啻心膂之任何其與前代之制大相剌謬耶必不然矣孔氏因以爲爵人于朝刑人于市亦皆殷法周則爵人特假祖廟而拜授之舉洛誥爲說有爵者刑于甸師氏舉周禮爲說夫冊命周公此係大事自應特祭文武之廟若授一身爵定不必爾且朝廟一體云朝亦自該廟也又謂諸侯爵人因嘗祭之日引祭統一獻君降立于阼階

之南云云按祭統此文上云古者明君孔若主非周制之說恐又以古者爲夏殷矣周禮甸師氏之言必不可據且刑人于市亦大概言之豈必定此有爵者而舉此爲證耶尤可笑也

姜氏兆錫曰爵人於朝刑人于市舊謂殷法也今按周禮爵則天子假祖廟而拜授之刑則庶人刑於市有爵者自刑於甸師蓋朝廟亦散文之通稱而不言甸師亦第舉庶人爲詞與畜猶養也唯其所之如虞書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之義不及以政則不例以編氓賦役之政也凡皆示不欲故生以致激厲之意蓋

承上文刑人之意而因言之也按公家不畜刑人與周禮墨者守門劓者守關宮者守內刖者守囿髡者守積不同今考詩小雅之巷伯春秋經傳吳之守閽衛之守門之類豈不棄屏之而間用之與註蓋以爲殷制也

方氏苞曰疏謂二者皆殷法引洛誥祭統甸師之文以證之皆近之而非也記者蓋舉其大畧謂司士論辨官材必與同進之羣士共定其議于朝士師協日刑殺各陳師于鄉遂縣方之治所是爲與衆棄之耳若洛邑初成告周公留後乃成周時最大之事即祭

統所云祭之日君降立于阼階下而命之者亦必貴臣要職若始進序遷之士一一待大祭而命于廟勢不能行至殺于甸師氏惟王族及有爵者其事甚稀故畧焉若謂執法貴賤皆刑於市則舜初命官即云五服三就殷先王何故必易之　又曰故家語作欲聖人必如天地而有不欲其生者何耶先王之世生養遂教化明而淫用匪彝是皆生有害于人死實無可惜者也故不畜不養而屏之遠方使惡無所逞求生不得而少自斂輯則裔荒之人必用其所能而役使之使爲患于鄉里而未罹于法者知上不欲其生

與求生于遠方之苦必怵然于邪慝之害身而不敢
犯是卽先王好生之心拯民于陷之道也
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
黃氏震曰聘者相往來之名非諸侯于天子之禮
姚氏際恆曰此取左傳之文而小異之也按昭三年
左傳子太叔云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
三歲而聘五歲而朝又昭十三年左傳叔向云明王
之制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云云按此周制
本三年一朝其後晉文襄欲不煩諸侯故簡爲五年
一朝但子太叔語無比年一小聘句三歲而聘亦無

大字此必春秋後人据晉文襄之制爲說又增以小聘之文而漢博士采之以爲周制耳然則此是諸侯朝霸主之法乃以爲諸侯朝天子乎且聘者諸侯使大夫相問之名起于春秋之世周初亦無諸侯聘者况以爲諸侯聘天子乎諸侯有朝天子無聘天子也鄭氏曰此大聘與朝晉文襄霸時所制此說是又曰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衞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此說非也堯典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是謂巡狩之年諸侯朝于方服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各一朝非謂四方諸侯每歲朝徧也若其

周禮六年六服遍一朝之說不足据也

陸氏奎勳曰周制六服以數來朝晉文之霸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此朝于諸侯之禮也何故援爲王者之制

姜氏兆錫曰此章因言朝廷之制以及師田之屬也比年小聘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親行也此一節言諸侯之朝聘與周禮亦不同

齊氏召南曰商頌有來享來王歲事來辟之文何不引之按鄭箋詩亦然然大泥矣朝覲通文入覲猶曰來朝又按當云東方以春南方以夏西方以秋北方

以冬此轉寫之誤也

陳公特問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守按此與虞書合與周官不同周官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滉孔氏傳侯甸男采衛六年一朝會京師周禮大行人有一歲一見二歲一見之文又以六服諸侯各以服數來朝無六年一朝之事唐孔氏疏引叔向所言歲聘閒朝再朝而會謂計彼六年一會與六年一朝相當大行人所云見者非必君自朝乃遣使貢物據左傳揣周官還行人而曲通其說三山林氏已駁之矣宋元諸儒或據周禮

疑周官或據周官疑周禮謂無之論生以東方諸
侯來朝之明年西方諸侯來朝推之今年第一歲
侯服來朝明年第二歲甸服來朝又明年第三歲
男服來朝通計之豈不是六年一朝一歲一見二
歲一見不相合而相合也世駿答曰鄭註云虞夏
之制諸侯歲朝疏據堯典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
注云巡守之年諸侯朝于方岳之下其間四年四
方諸侯分來朝于京師歲徧是也堯典是虞書連
言夏其實虞也鄭又云周之制侯甸采衛要服六
者各以其服數來朝疏云不云殷者虞夏及周經

有明文殷則經籍不見故不言也鄭志孫皓問左傳諸侯五年再相朝不知所會典禮鄭荅云唐虞禮五載一巡守夏殷之時天子蓋六年一巡守巡諸侯間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朝五年再朝如鄭志之言則夏殷天子六年一巡守其間諸侯分爲五部每年一部來朝天子朝罷還國其不朝者朝罷朝諸侯至後年不朝者往朝天子而還前年朝者往朝天子而還前年朝者今旣不朝又朝罷朝諸侯是再相朝也故鄭云朝罷朝也六經奧論

六服朝禮圖 元年 侯 二年 侯甸 三年 男采 邦 四年 侯甸采

五年侯衛六年侯甸男要七年侯八年侯甸采九年侯甸十年侯甸衛十一年侯十二年王巡守自甸服下以計之元年七年十一年惟侯服朝五典並無朝禮鄭氏謂於此年諸侯各使其大夫來殷頫也按尚書王制云六年五服一朝乃朝于巡守又六年王乃巡守諸侯各朝于方岳是朝于巡守之所

天子五年一巡守守一作狩于又反下同

呂氏祖謙曰天下非一人所能獨治故衆建而爲君而諸侯又不能保其常治故又巡其所守不然歲月易流人心易懈法度易弛上下易隔作新之治豈能

久而不變哉

朱子曰天子諸侯雖有尊卑然一往一來禮無不答故四方諸侯分四年入覲則天子一巡守以答之又曰若一歲間行不徧則去一方近處會一方之諸侯使來朝也

孔氏穎達曰白虎通云所以巡守者何巡者循也守者牧也爲天子巡行守土牧民恐遠近不同化幽隱不得其所者故必親自行之謙敬重民之至也所以不歲巡守何爲太數過五年爲太疏因天道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守周

十二歲者象歲星一周也

姜氏兆錫曰孟子曰巡守巡所守也虞書五載一巡守周禮大行人十有二年王巡守殷國此以下多錯舉虞書而言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柴仕佳反依字作紫大音泰賈價同好去聲辟僻同匹亦反

蔡氏沈曰時日之差由於積日故其序先粗後精凡百制度受法于律故其序先本後末

金氏履祥曰既類而出四嶽又四祭焉數而瀆矣本文言柴而望祀于山川蓋柴既望祀所用欲其氣之旁達也

姜氏兆錫曰歲二月當巡守之年之二月也宗尊也東方泰岱山爲尊故祀爲東嶽而稱岱宗也柴本作祡覲明也燔柴登天以告至而山川當祭者皆于此望而祀之遂覲見方嶽之諸侯首問有百歲者則就其家見之以尊高年也此言巡守首和神人也太師周禮樂官之長市即司市也詩以言志命陳而觀之則俗之美惡見政之得失審矣物用皆出於市而價

之貴賤生於人之好惡好質則用物貴好奢則侈物貴志奢淫則好邪僻矣故又命納而觀之此言巡守次定風俗也典禮謂周禮之太史見後章考時月之日即舜典協時月正日也時有分至月有晦朔日有永短必考之使無差也同律以下與舜典同律度量衡小異律有陰陽損益禮樂有質文隆殺制度有大小長短衣服有尊卑美惡皆同使無異而後不正者各歸其正也尚書蔡傳曰時月由積日而成其法則由粗以及精萬事皆受法于律受法則由本以及末故立言之序如此此言巡守次審法制也孔疏曰先

儒以同爲齊同之同鄭辨云同陰律也周官太史執同律以聽軍聲是也愚按陽六爲律陰六爲同周官亦爲之典同註疏固核矣然以舜典同律度衡量參之當如先儒齊同之解

方氏苞曰命庶邦之太師陳詩司市納價而王朝之太司市以白于王使王知民風之不淳好惡之不類非民之過乃庶邦君臣之失其職而庶邦之失職由于王德之不型也

任氏啟運曰詩云時邁其邦昊天其子記言因名山升中于天蓋王者易姓受命初有諸侯則始巡守必

因四岳以告諸侯受命于天至治定功成之後亦必
因巡守而告諸侯之大定于天餘巡則否也覲諸侯
所謂大朝于嶽也就見百年尊高年以教孝且以咨
長生之利病也太師樂官之長詩以言志采而觀之
則風俗之美惡可見而政治之得失可見矣市司市
之官民好質則用物貴好奢則異物貴若志入于淫
則所好必邪僻之物故觀市賈而民志可知上之化
導亦可知也典禮內史之官頒朔之時月及日有定之
法考之定之以明天道律樂律不言呂陽統陰也鄭
謂同即六呂似非律有損益樂有隆殺制度有品節

衣服有等威同之以明王制

齊氏召南曰鄭據六律六同耳其實與虞書同律度量衡一例先儒以齊同解之較爲直捷

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有功德于民者加地進律絀丑反律

孔氏穎達曰禮樂雖爲大事非是切急所須故以爲不從君惟流放制度衣服便是政治之急故以爲畔君須誅討此四罪先輕後重

姚氏舜牧曰正民俗定民志一法制明賞罰四者行巡守之事畢矣

姜氏兆錫曰凡祭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故有不舉者爲不敬也地者山川所鎭也故不敬則削地宗廟之禮孔惠孔時維其盡之也故有不順者爲不孝爵者祖宗所傳也故不孝則絀爵不從違戾也畔則逆矣流所謂五流有宅討所謂六師移之也律應氏謂爵命之等也上文示懲此示勸言巡守終嚴刑罰也

方氏苞曰不孝不敬之罪重而罰轉輕者繼世之君忸玩無志者往往有此如魯文公是也以削地絀爵

譬之足矣變禮易樂革制度衣服之罪似輕而罰轉重者作聰明亂舊章則𦍤驁難馴末流之禍將有不可測者革制度衣服其迹尤顯故正其名曰畔陳從王曰不敬不孝罪止其身故削地絀爵以懲惡變禮易樂革制度衣服則包藏禍心非流討不足以弭禍也

任氏啟運曰君國君也不順如魯躋僖公則逆其序衛繹于庫門則亂其位蓋山川者地之望不舉則無以主山川故削地爵者祖所傳不順則無以承宗廟故絀爵流者放之討者誅之四者先輕後重皆以懲

有畀也功德謂教養律冕服車輿之等加一命則視
加地爲重或命不加而但賜服物則視加地爲輕二
者皆以勸有功也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
于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嶽如
西巡守之禮歸假于祖禰用特假音格禰乃禮反
叔恬問王通曰舜一歲而巡四嶽民不勞而國不費
何也曰儀衛少而徵求多也
黃氏震曰此刺虞書而爲之
胡氏安國曰其宮室道塗可以預修故民不勞供給

調度可以預備故物不費自秦而後巡遊無度至長吏以不辨被誅民庶以煩勞自厭而巡守之義亡矣故春秋書公朝于王所以所非其所爲貶正本之義也

馬氏端臨曰古者帝王巡守以省方觀民初非遊適然舜必五載周必十二載又以四嶽爲戾止之地蓋雖本憂民之心倘有煩民之事故出必有期止必有方

姚氏際恒曰此取虞書之文而增益之也五年一巡守恐亦是周治虞制如虞書云格于祖藝用特此亦

云格于祖禰用特觀誥洛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

正合則知虞周有同制也若十二年一巡守此偽周

禮周官之說不足据說詳古文尙書周官

陸氏李勳曰此本虞典而祭以周制升封下禪不載

其說故無叅於博士之䄁

姜氏兆錫曰於是而巡守徧矣故復歸京假至也以

特牛至祖禰之廟而告之亦反必面之意也此上八

節言天子之巡守也

方氏苞曰伊尹訓太甲郎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

殷已前天子七廟舊矣故云唐虞五廟殷六廟特据

緯書不足信也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類陸德明作禷造七報反下同

班氏固曰辭從卑不敢留尊者之命也又曰天子出類上帝反不告者天子無外內也

彭氏廉夫曰宜于社載社主以行造乎禰亦或載父主

姚氏際恆曰上帝天也鄭氏謂五德之帝所祭于南郊者妄也

姜氏兆錫曰天子將出卽謂巡守之屬類宜造皆祭

名所謂出必告之意也諸侯將出亦謂朝覲之厲

任氏啟運曰據此則至四嶽不必告矣

齊氏召南曰上帝卽天也鄭以五帝之德解之又自生荆棘類乎上帝告天也宜乎社告地也造乎禰告宗廟也豈不簡易明了乎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

姚氏際恆曰此取穀梁傳文也隱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傳曰天子無事與諸侯相朝正也考禮修德所以尊天子也

姜氏兆錫曰無事無死喪寇戎之事也考之使無僭差正之使無偏枉一之使無二三凡以尊天子也此二節申言巡守朝覲也

方氏苞曰躬行不敦則禮雖考下不能化懷慝而討則刑雖正令不能從故必一其德然後禮與刑之本立能安其國以崇天子覲此則知亮采有邦者必日嚴六德而皇建其有極宜先愼德以作之型矣不曰一心惟曰一德何也欲民之循禮畏刑凡爲人君者有同心而德則多至十二三故記曰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內則所言齊之以禮也不曰布教而曰

降德者必后王能明明德以爲天子先而庶邦君臣罔不惟德之勤然後羣黎百姓式於禮而不入于刑詩所謂偏爲爾德也天子之尊莫過於是矣

任氏啟運曰諸侯見新君見也非朝也若旁期以下來康王之誥孔義非也同軌並至以奔喪來非以朝則不廢朝

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柷昌六反鼗音桃鈇音斧鉞音越圭一作珪瓚音贊鬯音暢

孔氏穎達曰魯無弓矢之賜陳恆弒君孔子請討之

逆當征也若鄰國無罪而輙征之則不可

姚氏際恆曰賜弓矢鈇鉞然後得征殺此衰世之事

非盛王之制也史記文王囚羑里紂釋之賜弓矢鈇

鉞使得征伐此必當時有此當時有此說而史記採

之以爲說耳然其事非寔也文王大聖人必不以美

女文馬逢君之惡自求苟免即云其臣爲之文王豈

不知而聽之耳且所求者釋罪耳既釋之矣又賜之

弓矢鈇鉞使得專征揆之情理亦所必無也駸駸乎

三分有二之勢紂豈不知之以紂爲荒淫則可以紂

爲愚騃則末也若夫文王伐崇伐密見之于詩當時以鄰國而伐之不恭其或受命于天子或請于天子均未可知然借曰文王受賜專征也自古及今如文王之得專征而終恪守臣節者能有幾人而可于有道之世預立其制曰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乎今以周之賜臣者證之平王賜晉文公秬鬯一卣彤弓盧弓一彤矢盧矢百馬四匹襄王賜晉文公大輅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漸而侈矣其弓矢之賜則皆以諸侯強大征伐有功而賜非賜而後得征也非可並論則夫賜

鈇鉞則從未有闖者以周之季世卑事諸侯尚無之而謂殷紂之世已有乎謂周世立其制乎吁自當時好事者爲西伯得專征之說而因之貽夫春秋桓文之悖逆漢世篡莽之簒弒其害不可勝言矣管仲曰五侯九伯女寔征之此假召公命太公之言當時止爲摟諸侯以伐諸侯張本誇大其辭耳彼召公亦八臣何以得命太公征伐耶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此不易之常經諸侯即有征伐亦必天子命之暫假事權事畢則已非常法也後儒誤信記文又爲之徇牽比擬尤屬失禮疏引崔氏謂晉文

雖受弓矢不受鈇鉞不得專殺故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夫衛侯無大罪惡卽使晉文受鈇鉞安得殺之乎公穀以晉文所爲春秋惡之而況殺耶孔氏曰魯無弓矢之賜陳恆弑君孔子請討之者春秋之時見鄰國簒逆亦得與征伐按孔子請討自是正義卽不必春秋之時亦宜然也然則賜弓矢然後征之說又未爲確論矣又曰惟賜圭瓚然後爲鬯此是周時之制蓋本江漢詩釐爾圭瓚秬鬯一卣爲說又以文侯之命云賜秬鬯一卣則圭瓚自在其中可知禮器云諸侯相朝灌用鬱鬯此後來之僭用者

姜氏兆錫曰柷形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雖有柄連底撞之令左右擊所以合樂之始敔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令旁耳自擊所以節樂之終將謂使者執以將命也疏曰柷節樂始其事寬故以將諸侯敔節樂終其事狹故以將子男鈇莝斫刀也鉞斧也禮八命作牧賜弓矢得專征九命作伯賜鈇鉞得專殺也瓚鬯爵也其柄以大圭曰圭瓚以半圭曰璋瓚鬯酒名穰秬為之芬香條暢用以灌獻也資猶取也王以圭瓚侯以璋瓚上公九命得賜圭瓚而為鬯或未賜則稟取之而已

李氏光坡曰自此至不獲巢皆師田之事洪範之八曰師也賓師二事洪範以爲終者外也此以爲始者大一統也

方氏苞曰戎狄内侵臣子篡弒必待天子之九伐則恐失機宜之宜而後或難制故使方伯專征六服遼廓獄訟放紛三剌三宥必與國民共之非王官遥制所能得其實情也故使諸侯專殺此三代常法至周官則又設訝士掌侯國之獄訟四方之有治于士者得造焉蓋慮本國司政典獄聽斷或失其平而民窮于無告也其有亂獄則訝士往而成之以獄有疑必

訊於介衆也此又朱子所稱周公運用天理爛熟處

凡命爲方伯必賜弓矢建爲五等之君必賜鈇鉞非有賜有否也　又曰成國賜圭必并賜瓚子男執璧無以爲瓚柄故不賜也五等之君得專刑殺而不賜弓矢則非方伯有命不敢擅興國雖小刑殺當使得專而圭瓚不輕則又所以使庶方小侯勤思其職以異加地進律得圭瓚之賜以致孝享于先君也

任氏啟運曰諸侯能和民則賜樂能征不順則賜弓矢能殺有罪則賜鈇鉞能修孝道則賜鬱鬯能安民則賜車馬能富民則賜衣服民衆多則賜朱戶能進

善則賜納陛能退惡則賜虎賁謂之九錫孔謂此賜
樂非九錫之樂故伯子男得受愚謂有其善則有賜
豈必拘於九哉
齊氏召南曰疏迂矣晉初封郎受大弓費誓謂爲方
伯
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
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頖宮 辟璧同 頖泮同
孔氏穎達曰以經文承上諸侯之下故直云天子命
之教不云命諸侯
朱氏申曰小學以教未成人者言在左則大學在右

可知大學以教成人者言在郊則小學在國可知

姚氏際恆曰鄭氏曰此大學小學殷之制孔氏曰鄭知然者以下文殷人養國老于右學養庶老于左學則左學小右學大此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故知殷制也其說皆鑿謬夫以在公宮南之左即爲左學何知在郊者即爲右學乎則右學在公宮南之左又何以知郊在公宮南之右乎是其徒事臆測而無所稽也且辟廱頖宮皆爲周制豈有方言殷又言周而不別以時代者又此所言乃諸侯之學下文殷人右學左學乃天子之學也以是爲證尤失考矣　又曰天

于辟廱取大雅鎬京辟廱爲說也諸侯頖宮取魯頌
既作泮宮爲說也昔人謂辟廱頖宮皆非學名極論
其妄甚是詳見詩大雅魯頌
陸氏奎勳曰魯學所以名泮宮者因其地有泮水故
林亦名泮林非列國之通稱也漢儒妄謂辟雍外如
環璧頖宮半之又轉釋頖爲頒去古愈遠
姜氏兆錫曰學通謂大學小學也吳氏曰學不可一
日無於天下然其教不可不資之天子所以一道德
也左東也郊國城外也方氏曰言小學在左則大學
在右言大學在郊則小學在國互文也以下文養老

章推之此蓋虞夏之制而夏周則反是與辟雍頖宮皆大學名鄭註云辟明也雍和也所以明和天下頖之言班以班政教也一云辟雍水環如璧泮宮半之東西南通水北無水故各名爲張子曰辟雍古無此名周以名天子之學也此上四節承考禮正刑一德以明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之義蓋亦申朝聘巡守之意也

方氏苞曰昔者王太子學在虎門貴游子弟亦學焉故侯國之小學亦在公宮南之左制與王朝同也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不學于公宮者則入大學少長

同之其眾子則庶子之官掌之幼者學于家塾漸進于黨庠及成人然後升于州序以待鄉大夫之賓興或隸於宮正以備宿衛

任氏啟運曰按朱氏所云天子小學在郊實亦大學特對成均爲小耳若天子之子八歲所入自當在王宮左無緣遠之意也三百里也鄭云屬此周制未見必然又按鄭詩註以形言禮註以義言而禮註近鑿

齊氏召南曰按魯頌箋云辟廱者築土雝水之外圓如璧四方來觀者均也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天之諸侯宮異制因形然此疏

王字誤也當作士又頖當作泮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

禡音罵又音伯詩既伯既禱訊音作誶音信馘古獲反

黃氏震曰釋奠卽舍采周禮春入學舍采呂覽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舍采文王世子春官釋奠於先師秋冬亦如之用之視學釋奠之禮一也又曰凡始立學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用之始立學釋奠之禮二也此出征反釋奠于學三之其所行之禮皆以采而非菜也蓋贄見必先用幣故事神亦先

用幣釋置安帛而奠安神位之前此禮之最重者若
菜則菹也物之薄而禮之末故惟士子始入學用之
學記曰大學始教皮弁祭菜是也文王世子曰既興
器用幣然後釋菜亦謂主學既已興器用幣世子入
學亦用菜人無生而貴者耳釋奠與釋菜全不相干
鄭氏因月令誤以釆爲菜遂以士始入學之禮釋此
且分釋與奠爲二誤益甚矣
姚氏際恆曰類禡取詩是類是禡執以罪反以下取
詩執訊獲醜及在頖獻馘爲說也然此節疑非一處
之文故受命二句言祖不言禰執有罪反以下第取

詩說又不及祖禰與社解者必爲之處處補襯無謂

姜氏兆錫曰禡行師之祭名受名于祖卜吉也受成於學決謀也釋奠以告先師先聖也訊馘訊其魁首馘截其左耳必以告者猶受成之意也此二節言征伐之事也

方氏苞曰古者天子出征受成于學以授律合謀必與有道有德者同其議也周禮大司樂職及有道有德者使教于成均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禁暴正亂質諸先師先聖而無所疑也是之謂王者之師

續禮記集說卷二十終